

# 论勃朗宁诗歌的爱情理念

刘新民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外语系,江苏 连云港 222006)

**摘要:**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勃朗宁的诗歌题材广泛,理念新颖,在维多利亚诗坛独树一帜,其重要的诗歌主题便是男女爱情。勃朗宁认为,爱情至善至美,因而是人类存在的最高形式,但他同时认为,爱情绝不可能脱离生活现实而存在于虚幻或真空之中。换言之,世上绝没有超现实的、完美无缺的爱情。再者,男女双方具有独立的个性、思想和诉求,无论怎样心心相印,情投意合,都不可能超越生活的制约,抛弃一切去追求不切实际的所谓“完美爱情”。勃朗宁的爱情不完美论是对传统爱情理念的挑战。

**关键词:**勃朗宁;诗歌;爱情理念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479(2014)06-511-004

**doi:** 10.7655/NYDXBSS20140623

罗伯特·勃朗宁(1812-1889)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与丁尼生齐著名的大诗人。国内外文评家常称其为诗坛奇才,皆因其诗理念独特、新颖,极具现代气息;题材广泛、丰富,颇令世人激赏,而其最重要的诗歌主题之一便是男女爱情。勃朗宁对女性的观察细致入微,对女性的理解甚为深刻(这在维多利亚诗坛上无人可及),因而女性成了他诗歌创作的主要灵感之一。他在1855年发表的重要诗集即题为“男人和女人”(Men and Women)。因此,勃朗宁亦有“爱情诗人”(a poet of love)之美称。

从勃朗宁所创作的大量的爱情诗来看,他一生崇尚爱情,视爱情为人世间最美好、最纯真的情感,因而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形式。《至善》(Summum Bonnum)一诗则是勃朗宁这一爱情理念的集中体现。“至善”(the highest good)对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内涵。基督教徒的至善是拯救灵魂,政治家的至善或许是社会变革,文学家的至善则可能是扬善惩恶;而在勃朗宁看来,至善则是神圣的爱情。在这首诗中,诗人开篇饱含深情,盛赞人间之美:蜜蜂汇聚了岁月全部的芬芳与繁茂,宝石凝聚着矿藏全部的美妙和富裕,而珍珠的内核汇集了大海全部的阴影和闪光。接着,诗人笔峰一转,直抒胸臆:远胜蜜蜂、宝石和珍珠的真理和信任——它们比宝石更闪亮,比

珍珠更纯洁——则尽在姑娘的吻里。诗人写道:

宇宙间最闪亮的真理、最纯洁的信任——所有这一切,对于我

尽溶于一个女孩的亲吻之中。

不难看出,大美溶于爱,爱情至高无上即是诗人要传达的人生真谛。

勃朗宁爱情至上的理念在其独白诗《废墟中的爱》(Love among the Ruins)中亦得到充分印证。在这首诗中,勃朗宁先用四个诗节描绘了一座昔日古城的雄伟壮丽:

这里曾有桂殿兰宫

矗立高耸;

也有青堂瓦舍

百门深锁;

白玉城墙坚固宽阔,

可容成排的士兵通过。

与此同时,诗人相像在夕阳西沉,大地苍茫之时,他的情人在急切地等他归来:

有个长发姑娘,

在等候情郎;

她痴痴地张望

期待我的到访;

……

**收稿日期:** 2014-07-09

**作者简介:** 刘新民(1950-),男,湖南邵东人,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她静默无语,  
双手搭在我的肩上,  
双眼凝视我的脸庞,  
我们热情高涨,物我两忘,  
情深意长<sup>[1]</sup>。

这里,诗人刻意将古堡的壮丽之景与情人的期盼之情相提并论,两相对照,并在诗的结尾袒露心声:古堡的雄伟暗藏了数百年的愚蠢、喧嚣和罪恶,而人间真爱则是那样至善至美,至高无上——“爱情是最美好的”。

勃朗宁爱情至善、至美、至上的理念是其人生感悟的结晶,蕴含着诗人浓郁的感情浆汁。惟其如此,任何残害女性、亵渎爱情的行径均为勃朗宁所深恶痛绝,从而进一步彰显了他爱情至上的观念。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范例便是其戏剧独白诗《我的前公爵夫人》(*My Last Duchess*)。在这首诗中,勃朗宁辛辣地讽刺了诗中独白者费拉拉公爵的褊狭、虚伪,无情地抨击了他残害前公爵夫人的罪行。

本诗开篇,诗人借公爵之口便向读者直言公爵夫人已不在人世:

墙上这幅画便是我的前公爵夫人,  
看起来就像活着一样。

接着,诗人亦通过公爵道出公爵夫人的死因,揭露了公爵多疑、虚伪、残忍的丑恶面目。公爵怀疑前夫人与为她画像的画师有染,指责前夫人举止轻浮,目光瞟闪,对谁都笑,见谁爱谁,且对公爵家族九百年的贵族门第不以为然。面对前夫人的“轻佻放荡”,公爵终将其残忍杀害:

这种情况愈发严重,我便下令;  
于是,一切微笑消失殆尽。

本诗的精妙之处便在于讽刺的运用:公爵在贬斥其前妻的过程中,不仅进一步暴露了自己褊狭、猜忌、凶残的本性,同时也在无意中描绘了其前妻纯洁、友善、活泼的可爱形象。讽刺的运用,抑或在无意中揭示正反人物的性格正是勃朗宁戏剧独白诗的一大特点,亦是其对维多利亚时期戏剧独白诗的重要贡献。就主题而言,诗中前公爵夫人的死显然表达了勃朗宁对凋零的爱的无限惋惜和对摧残爱情的刽子手的无比愤慨,从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进一步强化了其爱情至上的理念。

勃朗宁在其爱情诗歌中除了传扬爱情至上的理念之外,尚有另一理念尤值得探讨,即其爱情不完美论(imperfection in love)。在勃朗宁看来,爱情尽管至善至美,但爱情绝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而存在于虚幻或真空之中;换言之,世上绝没有超现实的、完美

无缺的爱情。首先,相爱的男女双方是两个迥然相异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生活经历;更具有独立的个性、思想、诉求和抱负;而男女双方无论怎样心心相印,情投意合,都会受到种种生活现实——生活的甜蜜、苦痛、挫折、灾难等的影响和制约,因而不存在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所谓“完美爱情”,或超现实的爱情。其次,完美即意味着停滞,而停滞则意味着死亡,只有通过奋斗,方可求生存,求发展,生活才充实,才有意义。勃朗宁的爱情观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应在“情理之中”;但很少有人如此阐释爱情,却又是“意料之外”。

在勃朗宁的爱情诗中,《夜半相会》(*Meeting at Night*)与《清晨离别》(*Parting at Morning*)这两首爱情独白诗是勃朗宁阐述其爱情不完美论的典型诗篇,在勃朗宁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为评家称誉。

#### 夜半相会<sup>[2]</sup>

灰蒙蒙的海,一带黑色的陆,  
大而黄的半个月亮低悬天边。  
浪花朵朵从睡梦中惊跳,  
化作小圈儿无数,磷火闪耀。  
我驾小船驶入小小的海湾。  
就在泥泞的海涂稳稳刹住。

在带海腥味的滩头走一哩路,  
越过三块田,一座农庄出现。  
窗玻璃上轻弹,嗤的一声摩擦,  
擦燃的火柴喷出一朵蓝花。  
又惊又喜的一声呼,但这呼唤,  
早被两颗心同跳的声音盖住!

#### 清晨离别<sup>[3]</sup>

绕过岬,大海突然来迎接,  
太阳从山顶上透出来注目;  
他面前是一条笔直的黄金路,  
我面前是需要男人的世界。

这两首诗本为一首,最初以《夜与晨》为标题发表在勃朗宁自办的《铃铛与石榴》(*Bells and Pomegranates*),系列文学作品集的第七集中,后在1849年出版的《戏剧传奇与抒情诗》(*Dramatic Romances and Lyrics*)中改为现在的两首诗。

这两首诗就主题和意象而言,可谓设计巧妙,丝丝入扣,堪称勃朗宁诗作中的精品对诗。第一首诗写小伙子和姑娘夜半幽会。大海灰暗,大地漆黑,小伙子借助夜色,在夜深人静之时驾轻舟在海面疾驰,奔

赴情人居所,与她相会。途中不时惊醒熟睡的微波细澜。这里,灰暗的大海、漆黑的大地和从梦中惊醒的浪花等意象均衬托出情人幽会的静谧、私密和急切;而月亮这一意象的使用则更为有趣。诗中的月亮不是皓月当空,明净皎洁,而是“大而黄”,“低悬天边”,如灯笼般指引小伙子前行,为他私会情人推波助澜。

本诗第二节的情人幽会写得更为生动、传神:小伙子轻叩窗玻璃,屋里的姑娘立即划着火柴,在惊喜与恐惧之中,两颗狂跳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诗人对小伙子和姑娘幽会的描述甚为简洁,到此戛然而止,可谓含蓄蕴藉,短幅中藏无数曲折,令人回味无穷,拍案叫绝。

第二首诗是第一首的续篇,写小伙子次日清晨返归路上的情景。这里,以太阳为主导的意象与前诗以月亮为主导的意象形成鲜明对照,一扫前诗阴沉、晦暗的氛围,展现出一幅晴朗、明媚的景色。首行“饶过岬,大海突然来迎接”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接着出现的太阳意象:洒满朝霞的山峦和笔直的“黄金路”则显示小伙子心胸豁然,并未沉湎于男欢女爱之中,亦未因离别而浓愁难消,心中苦涩。末行则揭示小伙子对爱情与事业二者关系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首诗中小伙子的活动方向截然相反,且均由各种自然意象表达。第一首诗中,小伙子经由大海、沙滩、田野、农舍而最终投入情人的怀抱;第二首则相反,小伙子是离情人而去,经海峡、山峦、黄金路直至“男人的世界”。可见,情人和男人的世界是小伙子两次活动的不同终点,但同为小伙子生活轨迹的两个归宿,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或者说,小伙子需要爱情,需要情感的慰藉,此为人性使然;同时,小伙子亦需要投入“男人的世界”,需要工作以维持生计,并实现其自身的价值,此为生存使然。由此,爱情受人的个体性、独立性及生活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显示其不完美性即可不言自明。

顺便提及,对此诗的独白者是女方还是男方曾有过争议,一说第三行中的“他”指男方,而第四行中的“我”为女方,因而本诗独白者为女方<sup>[4]</sup>。窃以为此说不妥。首先,若“我”为女方,即意味着一个男人尚不能使这女子满足,她需要整个“男人的世界”,那她便是个十足的荡妇,两首诗的主题和意境也因此而被破坏殆尽,这显然不是勃朗宁创作此诗的意图<sup>[5]</sup>。其实,勃朗宁本人对此问题亦曾作过解释。他指出,两首诗的主人公,抑或独白者均为男性;在第一首诗中,主人公以为爱的欢乐是持久的、永恒的,但在第二首诗中,他承认这种欢乐瞬息即逝<sup>[6]</sup>。再者,在古

希腊天文学中,太阳常被人格化,以男性“he”为其代称,而从不以“it”称之;而在古希腊神话中,亦有太阳神阿波罗每日乘坐马车延一路线巡游之说,自然以男性“he”称之,由此应可理解第三行的意境<sup>[7]</sup>。

勃朗宁的爱情不完美论是对传统的爱情和婚姻理念的挑战。如前所述,古往今来,文坛诸贤均视爱情为神圣的殿堂,绝无不完美之理。例如,英国文坛三姐妹之一的艾米丽·勃朗特在其传世之作《呼啸山庄》中将男女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爱情描绘成两颗灵魂的合二而一、交融渗合,并让凯瑟琳呼喊出“我就是希斯克夫”的旷世之语。显然,勃朗特的爱情观与勃朗宁的爱情不完美论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爱人间卿卿我我,如胶似漆,离别时怅然若失,愁肠百结则更是司空见惯,俯拾即是。举几例则明:英国浪漫派大诗人柯勒律治曾在《伤心的经历》(*The Sad Tale*)<sup>[8]</sup><sup>108</sup>一诗中叹道:

相逢,相知,相慕,然后相别离,  
这是许多人伤心的经历。

拜伦亦有此等伤感之作,如《我们俩分别时》(*When We Two Parted*)<sup>[8]</sup><sup>220</sup>:

我们俩分别时  
默默地流泪,  
两颗心一半裂碎,  
因为即将多年相违,  
你的面容苍白冰冷,  
更冷的是你的吻;  
那时刻真的预兆着  
今日的伤心。

这类写悲欢离合最典型,与勃朗宁两首诗在结构、意境方面最为切近,然而主题截然不同的诗篇当数德国大诗人歌德的名篇《欢会和离别》<sup>[9]</sup>。在该诗中,男主人公“心房里烈焰腾腾”,星夜快马加鞭,赶去与女友相见。待两人欢会,男主人公心神激荡,喜不自胜:

见到你,你甜蜜的眼光  
就灌给我柔和的欢喜;  
我的心完全在你身旁,  
我一呼一吸都是为你。  
然而,两人清晨离别时却是柔肠百转,惆怅伤怀:  
随着熹微的晨曦,  
离愁已充满我的心中:  
你的亲吻含多少欢喜!  
你的眼睛含多少苦痛!

以上三首诗均写情人离别,其离情之悲苦,与勃朗宁《清晨离别》中男主人公重返“男人的世界”之豁

达形成鲜明对照。勃朗宁的诗歌极富创意,且不说戏剧独白这一诗歌形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即由其奠定,单是其诗歌理念、意境之标新立异,不落俗套便足以令世人称道。《夜半相会》与《清晨离别》这两首诗与上述诸例风格迥异,勃朗宁诗歌理念之新即可略见一斑。总之,在勃朗宁看来,爱情诚可贵,但爱情绝非虚幻之物,脱离现实生活的爱情只能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由于爱情受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两颗相爱的灵魂永远无法达到化二为一、融为一体的无限之境。

勃朗宁富有创见的爱情理念,无疑是他运用诗人的智慧,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进行反复观察和思考后悟出的真知灼见,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揭示了爱情的本质,在维多利亚诗坛上独树一帜。

#### 参考文献

[1] Robert Browning 《Love among the Ruins》的中文翻译

[EB/OL].[2012-10-29]. <http://blog.sina.com.cn/s/blog8a3d856e0101czrl.html>

- [2] 汪 晴,飞 白. 勃朗宁诗选[M]. 深圳:海天出版社, 1999:143
- [3] 卞之琳. 英国诗选[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22
- [4] 王佐良. 英国史诗[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362
- [5] 刘新民. 论勃朗宁诗歌的艺术风格[J]. 外国文学评论, 2001(4):101
- [6] 胡家峦. 英语诗歌精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289
- [7] 刘新民. 十九世纪英国文学选评[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43
- [8] 秦希廉. 英语短诗精选[M]. 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
- [9] 陆嘉玉. 外国名诗三百首[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8:258

## A discussion on Browning's ideas about love in his poetry

Liu Xinmi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Kangda College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Lianyungang 222006,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oets in the Victorian Period in Britain, Browning's poetry is unique in the whole Victorian poetic circles with its extensive subject matter and innovative poetic ideas. One of Browning's most important poetic themes is love between men and women. Browning maintains that love, which is "Summum Bonnum", is the highest form of human existence; but he also believes that love can never exist in a world of fantasy, independent of real life. In other words, there can be no surrealist or perfect love in this world. Moreover, with their unique personalities, ideas, and claims, men and women in love, however closely attached to each other, can never surpass life's restrictions and discard everything to pursue the so-called "perfect love". Browning's theory of "imperfection in love" is a challenge to conventional ideas about love.

**Key words:** Browning; poetry; ideas about love